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精義卷四上一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沈培

謄録監生臣黄廷樞

論語精義卷四上

宋 朱子 撰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伊川解曰傳述而不作信古而好之自比於老彭也

又語録曰述而不作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范曰夫子之於六經未嘗有作焉皆述也信聖人不

欺後世故能好古不信則不能好也堯舜稽古亦述而已矣亦信而已矣竊比於我老彭所以尊古人言不自我始也人君豈可不以先王為法哉

呂曰老聃彭祖殷周之老成人二者皆老彭之事故孔子取之

謝曰事有述有作至於道則無述作之殊時有古有今至於道則無古今之變夫子謂二三子之意以為我既聖矣恐其矜已而造異也其義若曰我何以異

於人哉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自比於老彭耳彭之為人不可考其誰何要之必其則古昔稱先王以名世者

楊曰孔子於我老彭不同道而竊自比之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已然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孔子亦有作與曰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為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前此未之

有謂之作者以是然而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於是三者加損焉葢亦述之而已矣尹曰老彭不可考也葢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亦然信古而傳述之不敢當作者云耳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伊川解曰默識而無厭倦者有諸已者也何有於我哉勉人學當如是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以仁智而言也　又語録曰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顔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

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言顔子退而省其

在己者亦足以發此故仲尼知其不愚可謂善學者

也

范曰聖人之於言皆不得已默而識之者不言而喻

也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三者皆進德而不已故

夫子自以為有之

呂曰默識所以存諸心學不厭所以成諸己誨不倦

所以成諸人合內外物我之道也我之道舍是三者
復何所有
謝曰識非知識之識乃誌識之識默而識之猶曰默
而不忘也蓋人之於道有所見所聞或終身誦之者
可謂好矣非默而識之有書諸紳者矣非默而識之
蓋已與道未免為二物也至於默而識之神與道契
譬猶以水投水方且滿意自得何暇發於言語之間
哉此道聽塗說聖人不罪其掠美攘善特哀其德之

棄也學不厭誨不倦子貢常論之矣

楊曰默而識之蓋有言意之所不能及者學而不厭智也誨人不倦仁也仁且智則既聖矣是乃所以為夫子也

尹曰默識而心通力學而日新勤以教人孰能若孔子者哉則而效之入德之序也充而至之則聖人矣曰何有於我是以勉學者云耳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

伊川解曰憂如是則德日新矣

范曰德必修而後進學必講而後明徙義以崇德改過以修慝憂此四者所以為人法也

謝曰見道易惟修德然後可以得道言道易惟講學然後可以明道聞義不能徙與不聞同不善不能改則安於自棄矣此四者自衆人觀之亦豈為顯過哉聖人則以為終於此而已此非聖人之憂也與孟子

所謂飽食煖衣佚居而無教聖人有憂之其意同

楊曰德之不修則無以誠身學之不講則無以明善明乎善矣而勇不足以行之則難於進德矣是宜憂也

尹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茍未能至之聖人猶憂之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伊川解曰申申和適之貌夭夭温裕之貌　又語録
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象夭夭是舒泰氣象此
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説不盡故更著
夭夭字今人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
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聖人便
自有中和之氣或問人之燕居形氣怠惰而心不慢
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吕與叔來緱氏問
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

須恭敬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

尹和靖言親見先生稱道劉質夫如此非吕與叔也

范曰申申舒遲也夭夭和樂也申以言其體夭以言其心君子之行惟敬與和而已在外則敬在内則和此以進德而不已也

吕曰申申舒而不至於倨夭夭屈而不失其和皆温舒之貌

謝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形蓋周旋中禮者

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二三子無時不觀省於斯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踧踖屏氣之時是以其色夭夭此之謂中節

楊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燕居不為容色故如是蓋其心廣體胖而形諸外者自爾也

尹曰申申和適之貌夭夭溫裕之貌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伊川解曰夫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

也志慮衰矣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矣故孔子曰吾衰也久矣　又語録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故自謂不復夢見周公因此說夢便可致思思聖人與衆人夢如何夢是何物高宗夢傅說如何曰此誠意所感故形於夢　或曰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無害乎曰雖是善事心亦動也凡事有兆朕入夢者無害捨此皆妄動曰孔

子夢見周公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旣衰知周道之不可行不復夢見也　或問聖人固嘗夢見周公乎曰否孔子昔嘗夢寐閒思周公後不復思耳若謂夢見周公大段害事卽非聖人曰聖人無夢乎曰有夫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或不思而夢亦是舊習氣類相應聖人夢異於此高宗夢傅說眞有傅說在傅巖也

橫渠曰無意我固必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從心莫如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范曰吾衰者老將至而道不行也　又曰孔子習周公蓋常欲天下如周公之盛復夢見猶不可得而况於目覩之乎閔時之不復興也

謝曰聖人開物成務誠不厭健不息不以愛身而自

佚也故孔子於東周之事夢寐以之及鳯鳥不至河不出圖然後無意於經世則其不復夢見周公不亦宜乎然非聖人之私意盖天之無意於斯文也何以知天之無意於斯文觀聖人可也豈惟以此知天心聖人亦自考也故於吾道之衰不必言明王不興特曰吾不復夢見周公

楊曰方其盛時思欲為周公之事或形於夢寐道不行天下無可為者夢見不可復況欲以其身親為之

乎故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則與盛時異矣

尹曰夫子有意於當世常欲與周公之治及其志不能就以至於衰老故歎曰不復夢見周公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伊川解曰學者當如是游泳於其中　又語錄曰志於道凡物皆有理精微要妙無窮當志之耳德者得也在已者可以據依於仁者凡所行必依著於仁兼

內外而言之也

橫渠曰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又曰藝者日為之分義也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范曰道不可須臾離也故志之德者得於身也故據之仁者無不愛也故依之藝者可以廣業也故游之明於此四者則可謂善學者矣

呂曰志所存據所執依所行游所養

謝曰志於道志猶言趨向闕非道志道譬則戴天舉目無不在據德譬履地有方所矣依於仁猶魚之依水顛沛造次不離也藝無之不害為君子有之不害為小人故時出而習之游如羈遊之遊

游曰志於道者念念不忘於道也念念不忘則將有以宅心矣宅心於道者無思也惟精也無為也惟一也惟精則無偏此道之大中惟一則無變此道之大常堯授舜舜授禹至於允執厥中則志於道之效也

據於德者止其所而自得也自得於己無待於外則有以勝物而其固萬物莫足以傾之獨立不懼而其守舉世莫得以易之則所據之地可謂之闕且久矣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則據於德之效也據於德所以體道也依於仁出入起居視聽食息無時而違仁也仁者人也人之成位乎天地之間以其仁而已不然則皇皇然無所依矣猶之父者子之天也而子依之夫者妻之天也而妻依

之不得而違也君子依乎中庸亦若是而已爲中庸
之不可須臾離也依者違之反也顔子三月不違仁
則依於仁之效也依於仁所以成德也義宜此者也
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是故君子依於仁而足矣非謂倚一
偏也孰謂三月不違仁而又不足於義乎道者天也
故言志德者地也故言據仁者人也故言依至於遊
於藝則所以閑邪也蓋士志於道苟未至於從心則

必有息遊之學焉傳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奕固惡矣而其惡止於博奕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心之放逸熱焦火而寒凝冰何所不至哉是以聖人寧取於博奕也況六藝之正乎故游於禮所以防其躁也游於樂所以遵其和也游於射所以正内志而直外體也御也書也數也亦若是而已是皆操心之術也先王之時自幼子常示無誑六歲學方名十年學幼儀十三舞勺

成童舞象以至於灑掃應對進退無非學者庸詎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不縁是而得乎故游於藝所以守仁也本末内外交進而不遺則於宅心而執厥中亦何患於弗克哉

楊曰志於道則心之所之無非道也據於德則所居而安者無非德也依者對違之稱依於仁則無違仁也人之於游則縱而至於放者有矣故君子之游必於藝焉所以閑其内也夫道之不可須臾離也盖如是

尹曰志道以致之據德以行之依仁以居之若夫藝則游之而已游者涉而不有過而不存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范曰夫子誨人不倦苟能以禮見者未嘗無誨焉老子曰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分人已愈多成人所以成己也

謝曰束修不必用於見師古人相見之禮皆然言及我門者苟以是心至未嘗不教之

楊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故不倦也

尹曰苟以禮來者無不教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明道曰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若初學却須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恐止人好問之心　又

曰學要自得古人教人惟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諸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已深遠矣　又曰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得不深徹久將理來低看了

伊川解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待其誠至而後告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既告之必待其自得也憤悱誠意見於辭色也

范曰夫子之學猶發憤忘食則進也勇悱則其慮也

深因而啓發之則其人必自得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顏子是也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憤悱之類是也有私淑艾者舉一隅之類是也

呂曰憤者不得於心悱者不得於言

謝曰非不欲啓也要之不憤則不能啓非不欲發也要之不悱則不能發以其心不在焉故也識一隅必無不識三隅之理不以三隅反豈惟不能推類蓋雖

一隅亦不識矣語之無益復如有復於王之復

楊曰善教人者使人繼其志欲其自得之故如是

尹曰憤悱誠意見於辭色者待其誠至而後告之告之必待其自得乃復告耳以三隅反者通類之謂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伊川解曰食甘美則飫飽有喪者在側豈能甘也

范曰此所依於仁也故聖人推其心以教人所以使民相愛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哀樂不可以無常無

常非所以養心也哭與歌不同不惟恤人亦所以自養也

謝曰於此可以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未嘗飽臨喪哀也是日哭則不歌哭非謂生者故也聖人哀樂中節未有終日之間其哀不變者若其終日之間其哀不變亦過而不化矣蓋其他感物而樂亦有之特不歌耳

楊曰方匍匐救之而飽食於其側仁人不忍也哭則

不歌哀樂不相襲也

尹曰臨喪哀也故食未嘗飽異哀樂也故哭則不歌於此見聖人忠厚之心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明道曰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行藏何累於已

伊川解曰用舍無所預於已安於所遇者也或曰然則知命矣夫曰安於遇者命不足道也君子知有命故言必曰命然而安之不以命知求無益於得而不求者非能不求者也

横渠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能　又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懐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

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淵惟我與爾有是夫

楊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文明則孔子而已矣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伊川解曰子路自負其勇謂夫子必與己故夫子抑

而教之

范曰仲由好勇故以行三軍為問意其必與已也由之勇雖不至於暴虎馮河然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故其害上也又甚於匹夫矣故每言必抑之凡勇者皆不與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勇而能怯者也

呂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顔所同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孔子所獨也臨事而懼則備必豫好謀而成則動不妄

謝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始可謂真知物我之分者也至有欲心者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是以惟回可與於此子路雖非貪夫位慕夫禄而有利心也然勇也能無固必乎至謂子行三軍則誰與其論益卑矣夫子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特因其失而救之不謀不成不懼必敗雖小事尚然況於行三軍乎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在聖人豈有不正乎蓋懼特慎而不忽之謂

楊曰子路以孔子行藏與顔氏同故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意其與已也然勇而無禮非所以行三軍也故孔子以是退之

尹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因其所遇命不足道也惟顔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子路負其勇謂子行三軍則誰與意孔子必以與已也故抑之曰搏虎而涉河死而不悔如是之勇吾不與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

吾所好

伊川解曰富貴人之所欲也茍於義可求雖屈己可也如義不可求寧貧賤以守其志也非樂於貧賤義不可去也

橫渠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執卑以求富求之有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范曰富人所欲也聖人其欲貧而惡富哉茍以道得之雖執鞭之士可為也而況其上者乎如不以其道

則從志而已矣可違道以求富也哉

呂曰居卑居貧君子有時而願為惟得之有命故無心於求

謝曰天下之人徒能言富不可求惟夫子真知其不可求也是以從吾所好

楊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也以其在天無可為之道也

尹曰可求者義在我故也非義則在外者也故從吾

所好

子之所慎齊戰疾

伊川解曰三者夫子所重慎人之事為多矣能察知所慎善觀聖人矣

范曰慎齊所以交神也慎戰所以正人也慎疾所以保身也於齊也不致其精誠則無以交鬼神於戰也不能臨事而懼則無以正人以疾疾為小而不慎則危身之道也

呂曰三者神人已而已事神之至莫先於齊用人之先無慎於戰養己之功無過於疾

謝曰以誠敬維持之謂慎齊所以交鬼神誠則有不誠則無戰與疾如臨深履薄如何不慎

楊曰齊所以交鬼神戰所以用民命疾所以傷吾生君子之所宜慎者孰大於是是故孔子齊必變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蓋其慎之如此

尹曰齊交乎鬼神戰決乎存亡疾繫乎死生夫子無所不慎弟子識其大者記之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伊川解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當食而聞忘味之美也三月乃音字誤分為二也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歎其美也作三月則於義為不可聖人不當固滞如此

又語録曰三月本是音字謂在齊聞韶音音字分為三月傳寫之誤也聖人所過者化不應忘味之久

也　又曰聖人不凝滯於物安有聞韶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音之美當食不知肉味乃歎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門人因此記之

范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誠之至感之深也夫子不意學樂至如是之美故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世家有學之二字

謝曰三月不知肉味以意逆志讀之方其感時不知

肉味也則宜然三月之間無一日之忘則以幾於固矣蓋志於累月之久尚時有感於心者不忘至於踰時則泊然矣程侍講以三月為音字

楊曰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蓋前古所無而後無繼者則韶之盡善盡美可謂至矣此夫子所以不圖樂之至於斯也故聞之不知肉味伊川謂在齊聞韶音音字分而為三月傳寫之誤也聖人所過者化不應忘味如是之久也

尹曰子聞韶音當食而忘肉之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歎其美也臣聞師程頤曰三月當作音字傳寫之誤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伊川解曰夫子為衛君乎問與輒否乎仁人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

也

謝曰介甫曰塗之人小者知有財利大者知有權勢其上乃知有名而已知有財利也奪之則怨知有權勢也黜之則怨知有名也毁之則怨伯夷不知有此三者知求仁而已求仁在我其得之無所德其不得之無所怨故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夫財利權勢聲名固民之欲也先王因民之欲而節文之以禮樂欲民之仁也然後世知財利之可以為侈知權

勢之可以為驕知聲名之可以為夸而莫知仁之可
以安且樂也自子貢之徒於天下之理晰矣尚疑伯
夷之用心則瞢瞢者豈足悲乎大意知察言而觀色
則當如此非機巧也與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意異
辭欲巧亦學者窮理一事也

楊曰衛太子蒯聵得罪於靈公而奔宋已而之晉趙
氏靈公怨其出奔也謂少子郢曰吾將立若為後靈
公卒夫人立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有亡人

之子輒在不敢當於是衛人立輒為君昔者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則世子亡而立嫡孫禮也然則郢之讓輒之立正也趙簡子欲立蒯聵而衛人以兵拒之不得入夫蒯聵得罪於靈公出奔不宜有衛也衛人以輒為君矣則其拒之宜若可然故冉求以為問夫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國君乎居衛而問衛君宜夫子之不告也故子貢以夷齊問之夫伯夷叔齊孤竹君

二子也伯夷兄也叔齊弟也父欲立叔齊而叔齊以伯夷為兄而讓之伯夷以為父命也不受而逃去故國人立其中子而夫子賢之子貢以是知其不為衛君也何以言之蓋為臣而不命於其君為子而不授於其父而有其國義之所不與也伯夷為兄叔齊讓之猶弗受也況得罪於其父乎則蒯聵不宜有衛明矣夫人以靈公之命而立郢受之可也而以輒在為辭其庶幾叔齊之義乎然輒之立以蒯聵嘗為世子

故也蒯聵未嘗為世子則郢何辭焉而輒亦何自而立耶故春秋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書世子所以罪輒也然則蒯聵之入為輒者宜奈何去位從之可也拒之不可也國人拒之而立郢則其義兩得矣說者以為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夫惡父子之爭雖庸夫愚婦知之矣而謂求賜之賢必待問而後知耶失其旨矣　或問夫子為衛君子貢自以意對可也何必更以夷齊為問曰向嘗解此一

段亦未盡輒得罪先君而輒乃先君之命此其可疑
又與夷齊事頗相類故以問也當是時輒以父爭輒
便合避位國人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乃善又問伯夷
當初若還立時如何曰伯夷不得罪於先君又問子
路事孔悝死得是否曰亦是若使孔子為之則如之
何曰它當自有處也又問方輒爭之時勸輒避位不
從則去之如何曰可子路先以勸孔悝不可與其事
只是失之太遲若使子貢問衛君孔子必不荅居是

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贖輒事史記兩處出當以

衛世家為正

尹曰衛君父子爭國夷齊兄弟讓位孔子賢夷齊則

其不為衛君也可知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明道曰樂亦在其中須知所樂者何事　又曰百官

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

人其實無一事

伊川解曰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故曰樂亦在其中非樂疏食飲水也不義而富貴視之輕如浮雲也

范曰夫子所樂非疏食與水也雖貧而未嘗不樂夫道其有貧賤哉以義而得之行乎富貴不義而得則若浮雲然無有也

謝曰非樂疏食飲水也蓋疏食飲水不足以害其樂然則夫子蓋無所樂也無所樂天下之至樂也如此

則視義富義貴亦如浮雲而況不義乎

楊曰天爵之貴備萬之富皆具於吾身天下孰加焉故雖飯疏食飲水人所不堪者樂亦在其中矣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則視其去來之輕真如浮雲耳學者能究其所樂則不義之富貴於我乎何有

尹曰君子所樂者非疏食飲水所能奪故云樂在其中矣不義富貴非所欲也故曰如浮雲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伊川解曰此未賛易時言也更加我數年至五十以學易易道無大過矣古之傳易如八索之類皆過也所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則易道明矣云學云大過皆謙辭　又語録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則年未五十也孔子未發明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亂既賛易道以黜八索則易之道可以無大過謬言學與大過皆謙辭也　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不知聖人何因學易始能無過曰先儒

謂孔子學易後可以無大過矣此大過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後無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又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過此葢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旣修他經唯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　又曰前此學易者甚衆其說多過矣聖人使弟子俟其贊易而後學之其過鮮矣　又曰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

五十則學易言學者謙辭學易以無大過差易之道

惟孔子無大過

范曰夫子之為是言蓋未五十也五十而知天命故可以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可以無大過至於小過則聖人不自必其無也然則聖人有過乎曰聖人與人同類奚而無過也堯舜舍己從人舜曰予違汝弼庸非過乎夫惟過而能改不遂其非此所以為聖也是故夫子以不善不能改為憂其未學易不敢

自以為無大過也

謝曰因是知正六藝非夫子初心删詩定書贊易道以黜八索皆其自衛反魯之後乎然昔之説易其殽亂如八索者葢多待夫子贊而黜之然後其道可以大明可以大無過指易書之害正者言也

楊曰知性知天然後可以言易知易然後可以無大過葢與天地不同相似則斯為過矣與易為一然後無過孔子之學易宜不待五十言此者欲學者當其

可而不躐等也

尹曰臣聞之師程頤曰古之傳易如八索之類皆有過也所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易道明矣曰大過曰加我數年皆謙之辭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明道曰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則子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　又曰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别別一作行

伊川解曰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旣通於衆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違也惟於詩書執禮則必正其言也　又語錄曰雅雅素所常言也

范曰雅正也惟正可以為常故雅亦常也子所雅言者常言也每言必以詩書明之不然則執以禮其所常言不出乎此故曰皆雅言也

謝曰詩書執禮乃聖人之常言也因記夫子談易之

語而以類記之

楊曰孔子自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已

尹曰雅者正也惟正可以為常故雅亦素也雅言者所常言也孔子常言必明以詩書或執以禮弟子因其語學易而類記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伊川解曰葉公不知仲尼故問於子路子路以其不知聖人也故不對發憤至於忘食自樂能忘其憂老將至而不知好學之篤耳聖人未嘗自居於聖人也惟自謂其好學耳

范曰發憤忘食者好學也樂以忘憂者好道也不知老之將至者日不足也此夫子終身之所行故欲以語人也

謝曰發憤忘食非濟欲者樂以忘憂非累物者不知

老之將至云爾不知年數之不足也要其極亦無我之事

楊曰葉公不足以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故子路不對而孔子語之如此必有因其所問而告之者亦以發子路之知也

尹曰子路不對葉公以形容之難也孔子所以語之蓋不自居其聖者而已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韓持國謂明道曰若有人明得了者先生信乎先生曰若有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為學者皆為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便是至言也

伊川解曰非自謂好學也所以勸人學也敏速也謂汲汲也　又語録曰生知只是他生自知理義者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老聃訪官名於郯子何害為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

物又不可望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又曰生而知之學而知之才也　或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之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范曰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此所謂中庸無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也夫子不自以為生知而曰好古敏以求之所以道中庸也夫生而知之者天也學而知之者

人也聖人所以帥人者學而已其在天者非所以教也

吕曰好古敏求及其知之一也孔子誠以致學之功而齊生知之德

謝曰至於入聖域則不論生知與學知之異言我非生而知之云爾其言則不居聖其意則不讓矣

楊曰孔子之聖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門人如顔淵猶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子自謂我非生而知

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蓋不以生知自居而示人以學使知所謂不可階而升皆可學而至也其循循善誘蓋如是

尹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為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必待學而後能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伊川解曰怪異勇力悖亂鬼神之事皆不以語人也

范曰君子非正不言其所言者常道也明庶物察人倫而已是四者不可以訓也學者之言及此則心術不得其正未有不入於邪說者也

吕曰怪不中也如素隱行怪之怪闕力也亂不治神妙理也語怪則道不中語力則德不立語亂則術不修語神則聞者惑

謝曰介甫云怪非常也蓋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游曰夫子語治而不語亂何也君子樂道人之善惡言人之惡則語治而不語亂者聖人之仁也且語治而已則是非美惡較然明矣何必語亂而後可以為戒

楊曰怪力亂神敗常亂俗故不語也

尹曰怪異勇力悖亂鬼神之事皆不語恐惑人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范曰見善從之者以善為師也見不善改之者以不善為師也三人行必有善有不善在彼而我皆得師焉是以君子顛沛造次不離於道也豈獨三人哉君之於臣今人之於古人雖之夷狄觀於鳥獸入乎患難皆可為師

謝曰善吾師也不善亦吾師也

楊曰學者何嘗師之有茍可以長為而救失皆吾師也故三人行必有善可擇而從不善者可省而改是

乃得師也

侯曰雖聖人未嘗無師也從之固吾師也改之亦吾師故也

尹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不善者皆我之師進義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伊川解曰人莫不知有命也臨事而不懼者鮮矣惟聖人為能安命　又語錄曰天生德於予便是命聖

人極斷置以理

范曰人事備而後可言天性道盡而後可以言至命生德於己者天也假手於人者命也桓魋豈能違天乎

謝曰天生德於予是夫子與天合德矣與天合德則天且不違況桓魋乎然聖人不敢必其不我能害也使其能為我害亦天也故曰其如予何

楊曰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

予何哉

尹曰天其或者生德於予則宋司馬其如我何聖人

安命故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是丘也

伊川解曰孔子之道一也其教人則異孔子常俯而

就之孟子則推而高之孔子不俯而就則人不親孟

子不推高則人不尊聖賢之分也二三子不能窺見

聖人故告之以無隱也　又語録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若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曰吾無隱乎爾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

范曰夫子之於人無所不用其極惟恐人以已為不可及而不學故告二三子無隱欲其皆如已也

呂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謝曰道在八荒之外近在父子夫婦之間視聽食息之際雖聖人何得而隱哉仰觀俯察無往而不與二三子共之也二三子特習矣而不察耳故曰吾無隱乎爾若不與二三子共之豈所謂天下之達道乎

游曰聖人語默動靜無非教者其所以與二三子者甚易知而易見也惟其聽之者自不能見則以為有

隱耳其曰是丘也者質諸已以實其言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亦天而已矣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性與天道仲尼固嘗言之曷嘗有甚高不可測之論大而無當不近人情乎蓋亦不離於文章也而學者自不能以心契則或疑其未嘗言耳子貢既聞道矣故知夫子之未嘗不言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蓋能盡人道則於事

鬼神之道可以不學而能也能知生之說則於死之說可不問而知也告人之道於是乎盡孰謂夫子有隱於由乎

楊曰君子之道不出乎百姓日用之間夫何隱之有而由之者自不知也疑若有隱焉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者者是丘也

尹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恐弟子不能窺識故曰無隱爾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伊川解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

范曰學者之序必主於忠信而後為能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行外也忠信内也教者必自外入而文未嘗不先焉文所以成始亦所以成終也故舉其成則曰文行忠信

謝曰教止於此四事其實三事耳文也行也忠信也

楊曰博之以文約之以禮立之以忠信使知所以進德教者之事孰大於是

尹曰四者皆可以入德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伊川解曰才德出衆謂之君子善人良善之人也有

常雖無善而守其常分者也若實無而為有以虛而為盈處約而為泰則妄人也難謂之有常矣

横渠曰有常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范曰君子者聖人之次也有常者善人之次也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然則君子之次也世衰亂則無恒者多亡而為有故不學虛而為盈故不受約而為泰故無度此所以不能有恒也

謝曰聖人大而且化君子得聖人之體而未化所以

不見聖人思見君子善人不踐迹可以制行有恒者不越循法度而不敢以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耳所以不見善人思見有恒者

楊曰禮運自禹湯文武成王周公通謂之六君子則君子者聖賢之通稱也對聖人之言則君子其次也故聖人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斯可矣然君子非仁無成名仁聖皆孔子所不居也有恒心然後可與為善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故善人不可得而

見思見有恒者易曰恒久也以亡為有終亦必亡而已矣何可久也虚也約也亦然故曰難乎有恒矣

尹曰猶言不得中行而與之思其次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伊川解曰聖人之仁不盡物不驚衆也

范曰夫子之於釣弋亦有仁心焉此所謂造次必於是也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是以小惡為無傷而無去也故一物而不遺焉

謝曰哀思正說不綱者惡其取物之多不射宿者不欲陰中物

楊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則釣弋有時而為之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聖人不為也記此餘固可知也

尹曰釣而不綱不欲盡物也弋不射宿不欲暴物也

推是心以往其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

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伊川解曰不知而作妄作也聖人固無所不知也在衆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記識之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又語録曰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無不知者

横渠曰世有不知而作之者葢鑿也妄也夫子所不取也故曰我無是也　又曰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耳

范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聖人亦若是而已矣故不知而妄作者無有也多聞而擇之多見而識之指學者以致知之道也

吕曰不知而作不免乎狂聞見之學雖曰未達而所行所知未悖於道見者目之所及聞者知所不見從者敏於行識者識之心而將行知者明之而已亦不失於心聞廣於見從愈於識識愈於知此其序也

謝曰知者心有所覺也非聞見之所及只於聞見能

擇而從之識之與心知殊異故曰知之次也

楊曰孔子述而不作況有不知而作之者與故曰我無是也夫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多聞多見未足以與此故為知之次夫不知而後有妄作多聞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能識之雖未足以為知之至然與夫不知而作者蓋亦有間矣

尹曰事必知其道而後可作蓋不知其道而作之者妄也故孔子曰我無是也雖未知其道若能擇善者

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次欲知其道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
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伊川解曰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者也今四
方之俗有頑惡難治者皆習使之然也互鄉之童子
來而門人怪之子曰與其進也之志善不與退而不
善也拒絶之則太甚矣人潔己而來當與其潔也豈
保其往而不善乎聖人待物之弘也

范曰聖人嘉善而矜不能互鄉之人夫子猶欲與之而不拒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上帝猶不絶也而况於聖人乎是以能改而新其德者必與之進雖惡人不絶也而况於童子能以禮見者乎

謝曰童子委贄而退蓋本無與先生長者抗禮之意此門人所以惑也然先生與之進則進不與之進則退庸何傷蓋人苟有潔己之心以進亦可與也豈保

其異日弗畔哉

楊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葢始學之事也子張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則裕乎此矣況孔子乎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在始學者不能不惑也然人潔己以進則與其潔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於互鄉又何擇焉

尹曰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者也童子見門人惑故夫子曰與其進之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

若絶拒之則已甚矣人潔己以來當與其潔也安可保其往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伊川解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未有力不足者也

范曰仁者性之所有也為仁由己故不遠欲之則至矣行之則是也不求之己而求之外則遠矣

謝曰我未見力不足者我欲仁仁自至矣

楊曰為仁由己則我欲仁斯仁至矣

尹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

伊川解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夫子以知禮答之而司敗以為黨在所不答也而復自云有過者巫馬期約以復告也　又語錄曰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

不成說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及巫馬期來告正合不答然孔子答之者以陳司敗必俟其反命故須至答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或問注言諱君之惡是否曰是何以歸過於已曰非是歸過於已此事却是陳司敗欲使巫馬期以取同姓之事去問是知禮不知禮却要回報言語也聖人只有箇不言而已若說道我諱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取同姓為

禮亦不可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范曰天地定位而有君臣紀綱人倫故聖人謹之以為民之防也昭公之行不可揜也在夫子則當諱於陳司敗何有焉夫子引為己過所以存君臣也

呂曰此與以微罪行同義黨君之過小彰君之惡其過大乃所以為義

謝曰陳司敗泛問昭公知禮與不知禮與沈同問燕可伐與不可伐於孟子同也孔子豈敢對以不知禮

若復問取同姓為知禮與不知禮則孔子當别有論
陳司敗不復問直以為黨聖人豈復辨以我為無過
也
楊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蓋居是邦而
問其君其對之宜如此也司敗揖巫馬期而進之謂
孔子為黨巫馬期以告者司敗之意也欲得孔子之
言以反命故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受其
過而不辭不顯則無荅可也然夫子旣自以為過則

昭公之不知禮亦從可知矣

尹曰人問國君知禮否乎對曰知禮者宜也司敗以孔子為黨而陳其事在所不答也而云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以巫馬期請復命故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伊川解曰歌必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也

范曰歌之善者猶樂之而況於德之善其有不勉而

進之者乎君子成人之美凡皆如此也

呂曰使反之而後和之亦與人為善之義

謝曰記聖人與人盡歡非貌親也

楊曰反之而後和所以繼其聲也君子樂取諸人以為善者如此

尹曰此記孔子樂善與人同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伊川解曰常人於文飾則皆欲勝人實行則未之見

也　又語録曰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

於人爾至於躬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　又曰文

皆欲勝人至躬行則未嘗得也

范曰文莫吾猶人也文不能勝人也躬行君子則吾

未之有得者行未得為君子也文不能勝人行未得

為君子此所以盡而不已也中庸曰君子之道四丘

未能一焉責己所以勉人也

呂曰莫之為言猶曰得不也孔子自謂我之文章得

不與人同乎但躬行君子自謂未得耳此非謙辭亦庸言庸行之至聖人有所不能

謝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讓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楊曰學者旣其文而不乎其實故躬行君子未之有得

尹曰子言文則吾莫能過人也至於躬行君子則未之見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伊川解曰夫子謙自謂不敢當仁聖然行之而不厭以誨人而不倦不厭不倦非己有不能也公西華見聖人之道遠而誨人不倦故歎曰正唯弟子不能學爾

橫渠曰君子於仁聖學不厭誨不倦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

范曰仁聖之次也聖人惟不自聖故能聖不敢當仁故能仁為之不厭所以學於聖也誨人不倦所以志於仁也夫子自言能此而已蓋謙也公西華以為二者乃所以為聖仁故弟子不能學也

謝曰學不厭教不倦則聖且仁矣故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楊曰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則仁與聖宜若相遠矣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則仁與聖皆孔子不敢

居也蓋仁者通上下言之也苟有功施於仁皆可謂之仁故雖管仲亦曰如其仁語仁之至非大人其能當之若夫聖人則人倫之至無以尚之也然孔子所不敢居者名而已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仁且智夫子既聖矣有其實而不居其名正唯弟子之不能學也

尹曰盡仁道即聖也唯聖人為能盡仁道夫子自謙而不敢當然行之而不厭誨人而不倦則知仁備矣

故公西華曰弟子所不能者正以此耳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伊川解曰夫子病子路請禱子曰有是理乎子路以古人之誄對夫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故曰丘之禱久矣

范曰子之於父臣之於君有疾而禱禮之常也夫子仕於魯恐其禮未得也故問曰有諸子路以誄對夫

子因教以素行合於神明不欺其誠則是為禱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曰此非夫子不禱語子路以禱於鬼神之理也鬼神可以誠意交則禱之理有也不可以誠意交則禱之理無也使其無不禱可也使其有則夫子之誠意亦足矣故曰丘之禱久矣

楊曰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其禱也久矣

尹曰禱者悔過遷善祈祐於神也聖人未始有過無

所不善自求多福而已何事於禱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伊川解曰奢儉皆失禮也而奢之害大

范曰奢儉皆非禮之中也與其失之奢不若失之儉儉猶得禮之本不孫則爭爭則亂之所由生也故聖人戒之

謝曰儉特不可謂之中道犯禁陵上之過則亡也至於奢則豈特過中而已故曰不孫

楊曰奢則僭上故不孫不孫亂之道也儉不由禮則固而已矣然猶近本也故與其不孫也寧固

尹曰奢儉皆失中也而奢之失為大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明道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伊川解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范曰君子居易故常泰小人行險故多懼有諸内必

形諸外二者皆其心自取之也夫子言君子小人必相反所以使人辨之也

謝曰不憂不懼所以坦蕩蕩懐得失之心所以長戚戚

楊曰居易俟命故坦蕩蕩放利而行則旣得之又患失焉故長戚戚也

尹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常憂戚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伊川解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德容之盛也

善哉門人之能觀聖人也　又語録曰衆人安則不

恭恭則不安

范曰溫而厲故不柔威而不猛故不暴恭而安故不

勞溫也威也恭也三者性之德厲也不猛也安也三

者德之修故能中和也

呂曰言溫而厲故孫出而可法色威而不猛故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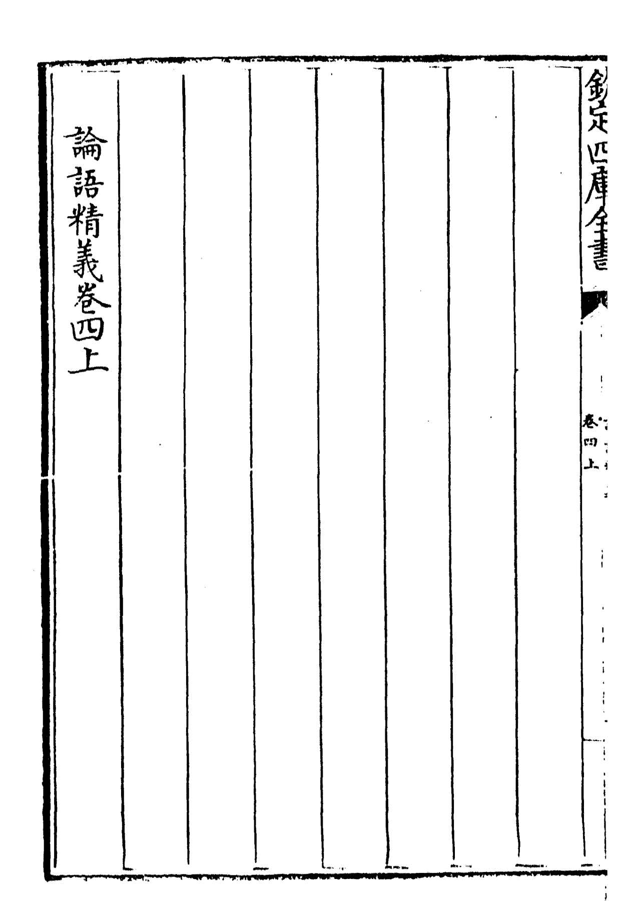
儼然即之也溫貌恭而安故動容周旋中禮

謝曰三事皆聖人之仁義禮智充溢於中而睟面盎背而然在他人温則不厲厲則不温威則猛不猛則不威恭則不安安則不恭如伯夷柳下惠之氣象猶在兩偏若下惠則温勝厲若伯夷則厲勝温其唯聖人之時然後温而厲乎威非作威蓋德威也心慢而貌恭則雖恭而不安　又語録曰横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謝子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肆安肆必放縱不

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須子細體認取

楊曰以直而温故厲以德而威故不猛由禮而恭故安如是然後為盛德

尹曰聖人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故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非善觀聖人者不能形容至此



論語精義卷四上

論語精義卷四下

宋　朱子　撰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明道曰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

文身三也

伊川解曰泰伯之讓非為其弟也為天下也其事深遠故民不能識而稱之而聖人謂之至德不立一讓也逃之二讓也文身三讓也　又語録曰泰伯三以天下讓立季歷則文王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必為三公矣

范曰生民以來有欲必有爭故為國者貴乎禮讓之道達而天下和是以堯舜克讓聖人尊之泰伯三讓

天下而民莫能知之非夫子後世無述焉故稱其至德與文王同而讓道之美無以加矣

謝曰王元澤曰三以天下讓好名者能之唯民無得而稱焉是以為至德周未有天下而曰三以天下讓以彼其德當文王與紂之事亦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矣

楊曰泰伯亡如荆蠻以讓季歴是時周未有天下也然文王之興本由太王謂泰伯以天下讓者蓋推本

言之也讓之於隱微之中故民無得而稱焉有讓之之實而無其名兹其為至德也與

侯曰夫子之言至德者二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所謂至德民實無得而稱故也唯聖人能知泰伯之心君之元子貴也逃焉是不肖也文身斷髮夷之為也而身親之三者皆有害於名教也泰伯犯之皆得罪於君子者也

何德之可稱哉又其讓也非濟濟之相讓也無一言及於讓又無得而稱者也其心則欲以天下之故而讓焉謂之至德非聖人孰知之

尹曰民無得而名之夫子謂至德臣師程某曰泰伯三遜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伊川解曰恭而無禮則不安故勞慎而無禮則多懼故葸勇而無禮則不順故亂直而無禮則好訐故絞
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而樂於仁故舊不遺則民化而篤厚　又語録曰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理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勞而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

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横渠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范曰禮者理也恭慎勇直必中於理則不過矣恭而無禮則已甲故勞慎而無禮則多懼故葸勇而無禮則犯上故亂直而無禮則訐故絞四者皆德也苟無禮以節之則為害治身者豈不以禮為急也　又曰

立愛必自親始人君善於父母則民興於厚宗族 親

則民興於仁是以堯親睦九族舜慎徽五典皋陶曰

惇敘九族治道未有不先於此者矣君子不遺故舊

豈獨私其人哉所以使民德歸厚也敬一人而天下

無不悅棄一人而天下莫不怨治天下在知其要而

已

呂曰禮所以節文也恭無節文則罷於接物慎無節

文則畏而失我勇無節文則暴而上人直無節文則

切而賊恩

謝曰性有所偏才有所長未免有我則不止於當不止於當則為無禮不就理故也故有勞葸亂絞之弊　又曰在已養德亦如是篤於親則仁心自興故舊不遺則德自厚

楊曰恭而安則不勞慎而有節則不葸勇於義則不亂直而溫則不絞此成德也非有禮以裁之不足以與此故無禮則反是　又曰篤於親為人之本也本

立故民興仁故舊不遺推親之道也推親親之道以及人則民歸厚矣故不偷

尹曰禮者節文之而已恭而無禮則不安故勞慎而無禮則多懼故葸勇而無禮則不順故亂直而無禮則好訐故絞　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化而仁愛不遺故舊則民化而篤厚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伊川解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

范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孝也故曾子將死以手足無毀知免於不孝之罪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危辱其親乎

呂曰啓手足者非特全其軀而已以明德體亦無所傷推易簀之事可見其然

謝曰君子無時而不戒慎恐懼

楊曰祭義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啓手足示不虧其體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示能戒慎恐懼不辱其身也夫如是然後可謂能全而歸之而人子之責免矣茲其為孝也歟觀曾子之啓手足與夫易簀之際非死生無變於己不足與語此夫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若曾子者其庶幾乎

尹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

足為是故也其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及其易簀

則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非有得於道者能如是

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

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

明道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

正顔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伊川解曰不問而自言故曰言曰鳥畏死故鳴哀人將死而其言出於誠也故善君子所貴者慎之於身言動之間皆有法則容貌莊敬則可以遠暴慢顔色正則自知其信辭氣之出不使至於鄙倍鄙謂偏僻倍謂違拂義理倍背通用孟子曰師死而遂倍之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政在修己身正則官治若乃事物器用之細則有司存焉

或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於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自底事說得甚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澀但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呂曰貌也色也言也皆以道正之則心正而身修矣

謝曰人之將死無物我心故其言善人之應事不過容貌辭氣顏色三事特係所養如何耳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收處故暴慢鄙倍不生於心遠自遠也信

以實之謂也與禮樂不斯須去身之意同孟子之養浩然之氣蓋出於遠暴慢鄙倍之學或問動容貌正顔色出辭氣先生嘗謂要緊在上三字如下句是謂人說謂已說曰是謂已也方動容貌暴慢自然遠又問下三句換得轉否正色曰自然動容貌暴慢著不得自然遠正顔色自然近信信有諸已之謂也正顔色近之出辭氣遜以出之修辭也修辭立其誠也修辭不是咬文嚼字咬文嚼字却是巧言吳本有問是非禮勿言動

否曰是下注云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三者皆以道也凡二十四字 又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為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出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

言豈出辭之謂乎夫人一日間顔色容貌試自點檢何嘗正何嘗動怠慢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合於自然則正動出不足言矣

楊曰生而善天下之性也其爲不善因物有遷耳窮則反本故其將死其言也善反本故也夫動容貌斯遠暴慢若曾子之修容而閽人避之是也戲慢不莊則不足與立故正顔色而後近信然正顔色未必有諸己故近信而已修辭立誠而剛大之氣形諸外則

鄙倍斯遠矣孟敬子魯之大夫宜以道事其君有司之事非所宜與也故告之然其言此必有以救其失也

尹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己爲政之本若乃事物器用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伊川解曰顔子能無我矣 又語録曰凡人有所計

校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矜人之惡不計校小大彊弱而事之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　又曰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又曰彼之事是吾當師之彼之事非吾又何校焉是以君子未嘗校也　或問顏子勇否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豈不是勇又曽子稱之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先儒以

為顔子是豈不為大勇乎

横渠曰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范曰君子雖能而自以為不能雖多而自以為寡有若無故不伐實若虚故能受此顔子之好學也唯聖人能進而不已故曰日新以虚受人故曰日益顔子潛心於聖人其道如此凡人犯而必校者不能樂天也人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反求諸己自修而已孟子

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犯而不校者樂天順理也

謝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犯而不校不必以得為在已以失為在人惟忘物我者能之

楊曰無伐善故能若此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也夫誰與之校　又曰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

尹曰先儒以是為顏淵觀其事非幾於毋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伊川解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呂曰託六尺之孤謂大臣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為諸侯

謝曰託六尺之孤不止不食其言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寄百里之命使其無流離餓莩之患必其才有大過人者乃可

楊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惟仁人為足以盡君子之道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此忠義之士可及也雖未足盡君子之道亦可謂君子矣故曰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忠一作志

尹曰三者其節操如此故足以為君子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明道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

銘言弘之道也　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伊川解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又語録曰弘寛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謝曰顏子之德近弘孟子之德近毅任重道遠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楊曰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非

弘則不能擴大之無以勝其重非毅則不能力行之無以致其遠故士不可不弘毅也以是夫

尹曰所養剛大則能任重而致遠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伊川解曰詩發於人情止於禮義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禮者人之模範守禮所以立其身也安之而和樂德之成也　又語錄曰興於詩者吟咏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又曰詩興起人志意　又曰興於詩立於禮自然有著力處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處　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心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騋牝三千也又如駉之詩坰牧是賤事其中却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坰牧而必要思無邪者蓋為非此則不能坰牧也　又曰學者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

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又曰天下有多少美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草野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

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

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

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情性聲音以養其耳目

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

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又曰教人未見意趣必

不樂學且教之歌舞如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

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

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别欲作詩略言教

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力

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書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無以為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去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義理以養其心禮以養其血氣故才高者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

至也

范曰詩所以序人倫故學者必興於詩禮所以定民志故無禮不立樂所以和人心故非樂不成有序而後可興有定而後可立有和而後可成治身以此治天下國家亦以此此其先後之次也

呂曰興則起好立則不反成則有生諷誦善言所以起好莊敬日強所以不反沛然自得手足舞蹈所以有生

謝曰詩吟咏情性能感動人之善心使有所興發禮則動必合義使人知正位可立樂則存養其善心使義精仁熟自和順於道德

游曰興於詩言學詩者可以感發於善心也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弟子至於廢講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如以攷其言之

文為興於詩則所求於詩者外矣非所謂可以興也
然則不學詩無以言何也蓋詩之情出於溫柔敦厚
而其言如之言者心聲也不得其心斯不得於言矣
仲尼之教伯魚固將使之興於詩而得詩人之志也
得其心斯得其所以言而出言有章矣豈徒攷其文
而已哉詩之為言發乎情也其持心也厚其望人也
輕其辭婉其氣平所謂人言也深疑要歸必止乎禮
義有君臣之義焉有父子之倫焉和樂而不淫怨誹

而不解所謂發言為詩故可以化天下而師後世學者茍得其用心何患其不能言哉　又曰明乎齊之音者有勇明乎商之音者有義亦感發之意　又曰詩之文蓋有後世老師宿儒所不能為曾謂始學者而能之乎

楊曰風以動之故興有禮則安故立夫樂也者言而樂之是已非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之謂也樂則安安則久久而至於神天則不可有加矣故成成者終

始之辭也

尹曰三者學之序也詩發乎情性言近而易知可以興起其志者也禮著乎法度防民之偽而教之中可以立其身者也樂樂樂之也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可以成其德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明道曰民難與慮始故不可使知之先王所以為治者非有隱蔽但民不足與知非可以家至而日見也

伊川解曰民可使之由是道不能使之皆知也　又語録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之知耳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民知之否曰非也謂不可使知之也蓋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戶曉比屋可封也不可故也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夫欲使人盡知之此是聖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聖人不使人知豈聖人之心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嘗與謝景温説此兩句他道朝三

暮四之術亦不可無聖人亦有之此大故無義理說聖人近人情處亦有豈有為朝三暮四之術哉

范曰君道天地也民譬則物也天無為而萬物不知所以生君無為而民亦不知所以治至於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而止矣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又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也

呂曰不可使知非以愚民蓋知之不至適以起機心

而生惑志

謝曰禮樂法度莫非妙道所存蓋聖人與民共由也民特不知耳乃若學者則於禮樂法度之外自有覺處所謂知也

游曰夫先王豈以其術智籠天下之民而愚之哉蓋道無方也反而觀之則無已泛而觀之則無物虎豹得之而猛噬蛇虺得之而毒螫學者見之而為仁薄者見之而為惡觀老子之學變而為申韓則民不可

使知之理可見矣葢其氣質或不良而竊窺其端倪則適足以逞其不肖之心而已此小人之童觀所以无咎也

楊曰道者民所日用故可使由之以其日用而不知故不可使知之世儒以謂民可使由之而已不可使知之務為智術籠天下之愚而役之失其旨矣夫商盤周誥至敷心腹腎腸以告之其委曲訓諭無所不盡則欲其知之也至矣豈特使由之而已哉為是說

者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也孟子之言非止為說

詩者而已

尹曰民可使之由是道不能使之皆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明道曰人若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

之甚必至於亂

伊川解曰好勇而不安其分與不仁而無所容皆必

為亂也

橫渠曰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卒歸諸亂云

范曰君子義以為上勇不可好也貧者天之所命不可疾也好勇而不安命未有不為非者也天下之惡唯自暴自棄者不可與善也不仁之人仁者必有哀矜之心而收教之教之不改則誅絕之四凶是也無哀矜之心又未嘗教而唯疾之是使不仁之人不得

自新以至於亂古之人疾惡而激天下之亂皆是也

吕曰亂謂志意失其序也好勇本以禦冦疾貧則必自為冦疾不仁本以為仁已甚則流於不仁皆失序也

謝曰好勇則宜小有才至於疾貧則必用其才不仁為可矜至於疾之已甚則絶其勸勉愧恥之心矣故必至於亂

楊曰好勇疾貧其弊必至於攘奪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皆亂之道也
尹曰好勇而不安其分與不仁而無所容者皆致亂
之道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
伊川解曰居富貴而驕吝無德之甚也雖才美奚為
才美謂威儀技藝　又語録曰有周公之美使驕且吝
其餘不足觀已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若言雖有周公
之德則不可下驕吝二字此言雖才如周公有驕吝

亦不可也或問横渠言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如何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人只為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　又曰何謂吝曰吝嗇也且覻嗇者於財亦不足於事亦不足凡百皆有歉歉之色也

范曰古之聖人才美者莫如周公周公亦自謂多才多藝不欺已也驕則不取於人吝則不以與人故有

司謹出納謂之吝吝者自小之道不必財也易曰同人于宗吝易之言吝皆以其未廣也吝於財則不足吝於德則有悔驕則自廣以狹人吝則自私而不以及人驕與吝損德之大者也故其餘皆不足觀以周公之才猶如此況其下者乎

呂曰驕則不欲人共善吝則不欲人共利其志已入於不仁雖才如周公適以長其不善而已

謝曰不能忘我故驕不能忘物故吝有才而驕且吝

者功業蓋世容有之然必無公天下之心卒歸於小人

楊曰驕則高而危吝則滿而溢雖有周公才美不足觀也已若夫有周公之德業則驕吝自亡蓋才美之不足恃如此

尹曰其為人也驕吝雖有才美如周公亦不足觀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明道曰為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

范曰穀者善之實也農播殖而得穀然後爲有得焉故福謂之戩穀祿位謂之方穀皆以其實言之三年學必有成功不至於善未之有也人未有學三年者也而曰我無得於善此豈力不足哉亦畫而已矣故夫子以是觀之不唯求道而已治國亦然未有求治三年而無得於治者也

謝曰介甫曰學者當知其難而自強不息

楊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則三

年學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侯曰學所以率性而修道也三年而不知善則誠意不立民斯為下矣故曰不易得也

尹曰三年學而不至於善豈力不足哉不能自強故也不易得者言難得乎善也知其難而自強不息則其至於善也必矣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

貴焉耻也

伊川解曰君子處身如是知無道而富貴為可耻而不處特立者能之　又語録曰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曾嘗之說與君子君子須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為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橫渠曰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人而已

范曰篤信古人則為好學修身以俟死期於得正而斃所以善道此士之素業也危邦將亡故不入亂邦無紀綱故不居此士之去就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士之出處也邦有道則爵禄加於君子故士恥貧賤邦無道則爵禄加於小人故士恥富貴使士恥富貴則其國豈不殆哉

謝曰舉世毀譽不為勸沮篤信好學者也身可死志

不可移守死善道者也愛其身危邦不入潔其身亂

邦不居非王者興則不仕如斯人者其當以大人處

之乎學者立志當如此邦有道君子彙征之時故不

仕則恥邦無道小人得志之時故仕則恥

楊曰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無可去之義不入可

也所謂量而後入者蓋如是亂邦未至於危則去之

可也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故見邦無道富且貴焉

恥也故隱蓋邦有道而貧且賤必以其道得之也邦

無道而富且貴必不以其道得之也故君子恥之
尹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則去之矣或見或隱皆適
其時而已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若夫聖人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
其出處去就有不待兆見者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伊川解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
告者則有矣

范曰自天子至於士皆有位在其位則謀其政者職也天子不可以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以為卿大夫之事卿大夫不可以侵士之官故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至於抱關擊柝無不各敬其事如此則天下之理得矣

謝曰止其所也

楊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尹曰曾子以為君子思不出其位知孔子之意者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明道曰亂治也師摯之始關雎之樂其聲洋洋盈耳哉美之也

伊川解曰師摯之始定公時夫子自衛反魯時也哀公之世則摯適齊矣　又語錄曰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

横渠曰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

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已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朞月而可豈虛語哉

范曰周道衰樂廢太師摯始治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美之也治國以禮樂為急若由此正之之舉而措之無難矣而不能終也是以記之

謝曰介甫云亂理也言中間樂廢而關雎之什有錯

謬者師摯始理之故作之而美也

楊曰中正之音不作久矣其亂自師摯始故稱之

尹曰師摯魯太師也其初樂失其正徒能洋洋盈耳而已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伊川解曰狂則必直侗則必愿悾悾則必信自當然也而不然者偽妄之甚也不可得而知之也謂非常理也

范曰狂者進取則宜直侗者無知則宜愿悾悾者誠慤則宜信此學之質也反是則為無常必有所陷溺其心故曰吾不知之矣

謝曰狂者既進取復不循理侗者既未有知復不謹愿悾悾既無實復不信道聖人亦未如之何也

楊曰狂則肆故宜直侗則無異適故宜愿悾悾則無險詖故宜信反是則失常矣非所知也

尹曰進取者宜直而不直無知者宜愿而不愿誠慤

者宜信而不信反其常也故曰吾不知之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伊川解曰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則不得況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仲尼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迫切了乃如此文意不難理會須是求所以如此何如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云爾者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才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又曰學

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

范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造道顛沛不違於仁自天子至於士未有不以學為急也揚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古之聖人莫不以學為急也天子不學無以治天下諸侯不學無以治國大夫不學無以治家士不學無以治身凡學者學修身治人之事也

謝曰如追寇讐如此其急猶恐不及故子路未之能

行惟恐有聞

楊曰學者日孜孜焉常若不及猶恐失之自謂至焉其失遠矣顔淵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正謂此也

尹曰學者常懷不及之心猶恐失之雖堯舜禹湯文武仲尼猶皇皇汲汲況其下者乎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明道曰聖人之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

對時育萬物而已

伊川解曰舜禹得天下而已不與求巍巍乎其德之高也

范曰有天下而不與焉者無心於天下而天下之人歸之也夫有求天下之心則不足以有天下此舜禹所以巍巍不可及也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將歸已視天下之悦而歸已猶草芥也唯舜為然禹亦如是而已

呂曰舜禹以天下為心而無心於得喪

謝曰由匹夫而有天下非舜禹本心不與猶曰乃天下之天下非我之天下

楊曰聖人藏天下於天下我何與焉非會物於一己者其誰能之茲其為舜禹也與

尹曰聖人無為而治者也順乎天理茂對時育萬物而已此聖人所以巍巍乎不可及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明道曰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者即是聖也

伊川解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崇高其大與天同也蕩蕩乎其德之廣大不可得而名言也其成功可見者則巍巍崇高其文章則煥然至盛

范曰孔子贊易乾元曰大哉稱堯亦曰大哉天運於上無為而物成堯亦如是矣以堯典考之明峻德以

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命羲和咨四岳舉舜而授之天下止於如此而已可謂至簡也然其高也不窮其大也難名其成功如四時寒暑之始終萬物其文章如日月星辰之照臨天下此為堯典而言也

謝曰盡天之道則大民無能名則神有内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故有成功有文章

楊曰天之為天莫之為而為之也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堯之為君也天何為哉則天而已故其惇五典

也以天敘庸五禮也以天秩章有徳也以天命用五刑也以天討皆天也莫之為而為之者而有巍巍之成功煥乎之文章亦若是而已矣

尹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徳其可謂至徳也

已矣

伊川解曰舜有臣五人而武王有亂臣十人以唐虞之際方之周為盛也然又有婦人焉惟九人耳才之難得如此婦人邑姜也　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尚服事於殷可謂至德也　又語録曰韓退之作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范曰舜之治天下其道至簡也任人而已五人者禹

稷契皐陶益諸臣之類夔龍伯夷之屬猶不與焉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得人而相之則恭巳正南面而巳夫天下之治亂係賢人之用舍五人旣舉於朝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此天下所以治也　又曰天下未嘗無才才之大者為難十人者同心同德以濟天下此為難也武王之時人才之多比之前世唯唐虞為盛夏商有不及也周公作君奭自成湯至於武丁其臣一二人至於文王則有虢叔

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宫适其後武王以四人成功而太公周公召公畢公康叔猶不在焉亦足以見其臣之多矣不如是不能有天下　又曰孔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不取而事之所以為至德也古之聖人論德而不計功周之盛獨稱文王者武王之伐商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

已不足以與文王並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吕曰至德者樂天而已故泰伯之讓民無得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皆為至德

謝曰稱舜與武王之事而歎天下之才難才非世之所謂才也　又曰不蘄得民而民自歸之其勢可取而不取為商之民與為吾民何以異臣人與為人臣亦何以異故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以晉魏之事觀之則文王之德之至可見矣

楊曰古之所謂才者非明允篤誠齊聖廣淵不在此列以虞周之盛而才者止此可不為難乎然舜之時所與亮天工者二十有二人而獨稱五臣者蓋舜之初天下猶未平洪水横流為之宣力四方者五臣而已孟子之所稱者是也書之所命乃在天下既平之後故其命益曰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言若則非治之也與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異矣其二十有二人有不與五臣之列亦其時焉耳武王曰予有亂臣十

人而書又曰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禄者蓋四人自
虢叔而下能往來茲迪彝教所未能往來者蓋作而
行事者也故言此四人而已若夫十亂自周召太公
畢公榮公皆論道之官與奔走往來者異矣故不及
也　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已紂有一焉則猶非
獨夫也雖德力皆足以勝之而猶服事焉得時中之
義也茲其為至德也與
尹曰舜與武王有天下之其得人止如此孔子歎其

才難謂才難得也　又曰三分天下周有其二而猶不失臣節以服事商此文王所以為至德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明道曰言德純完無可非間

范曰禹之德惟儉與勤有功而不伐此其盛者也菲食惡衣者惡華也至於祭祀黻冕則有所用其美也卑宮室者惡榮也至於溝洫則有所用其力勤而有

所用其力儉而有所用其美此所以無間然者與

呂曰無間隙可言其失

謝曰間如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之間猶言我無得而議之也禹有天下非樂享太平之奉已也致孝乎鬼神而非飲食致美乎黼冕而惡衣服盡力乎溝洫而卑宮室則禹之於天下何與焉

楊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故能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何間然之有

尹曰禹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勤儉未嘗為已也

兩稱吾無間然深言其無得而間者也

論語精義卷四下